

诗 意 萍 乡

康健

近段时间，我踏上了探寻萍乡历史的旅程。其间，翻阅了不少记述老城过往的文章，循着文字里的线索寻访了一处处藏着岁月痕迹的旧址，也在乡邻的老相册里收获了一张张定格旧时光的影像。那些跨越漫长岁月沉淀下来的城市故事，不是冰冷的史料，而是带着温度的烟火过往，让我对脚下这片土地，忽然生出沉甸甸的敬畏，也牵起了刻在血脉里的强烈情感共鸣。

萍乡成为地级市，算来也不过短短几十年。早年，这里还只是袁州府治下的一座普通县城，也就是如今宜春市的辖地。后来，随着煤炭产业的蓬勃兴起，这座小城借着工业发展的东风，一步步完成蜕变，几经区划调整与改革推进，直到1970年才正式获批为省辖市，开启了城市发展的全新篇章。

可若是往更深处追溯“萍乡”二字的由来，这份渊源便要往千年前延伸。早在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片土地上就已有先民在此刀耕火种、繁衍生息。到了公元267年的三国东吴时期，这里正式置县，“萍乡”这个名字，便从此在历史的书页上，留下了绵延至今的印记。

在这里，有不被时代遗忘的历史底色。

当千年的风掠过萍乡的山岗，古老的

傩舞鼓点仍在街巷回响。作为“中国傩文化之乡”，萍乡把傩庙的飞檐、傩面具的纹路、傩舞的步伐都酝酿成了时光里的活态传承，让千年非遗在新时代的土壤里，有了新鲜的生命力。而“中国烟花爆竹之乡”上栗，更是把千年花炮制作技艺演变成了走向世界的浪漫，从国内的万家灯火到全球的庆典夜空，上栗花炮用一场场璀璨的绽放，把中国的浪漫送到了世界眼前。

这片土地更藏着滚烫的红色初心，它是中国工人运动的摇篮，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呐喊从这里传遍全国，秋收起义的火种在这里点燃，《毛主席去安源》油画里的坚定身影，让百年前的峥嵘岁月仿佛就在眼前，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最硬核的红色底色。

在这里，有不被岁月吹散的工业浪漫。

萍乡的浪漫，藏在不被旅游攻略收录的车洞里。它不靠打卡点博眼球，只靠一代代工人传下来的手艺，把普通的泥土烧制成能扛住百万伏特高压的电瓷，把坚硬的钢铁锻造能适应高端装备的零件，把百年工矿的底气，变成全国产业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这种不张扬的浪漫，比任何人造景观都更动人。

当所有城市都在追逐网红标签，萍乡

却低着头，在红土地上守着自己的工业慢歌。它把煤炭时代的记忆，妥帖地安放在安源的老矿洞里，转身就带着一身扎实的手艺，在陶瓷、冶金、机械的赛道上稳打稳扎，像无数生产线日夜流转的光影……这是属于这座老城的诗意：不向流量伸手，只靠双手，把日子过成了灯火通明的模样。

世人总以为这座老工矿城市的底色只有煤，却不知萍乡的底色，是窑火千年不熄的暖，是机床百年不停的韧，是一代代产业工人刻进骨血的实。它从1898年的风雨里走来，没有被时代抛下，反而把岁月的沉淀，酿成了独属于自己的气质——像一块经过千锤百炼的精钢，沉默、扎实，永远有不被外界惊扰的内生力量。

萍乡的烟火，是从千年的城垣缝隙里漫出来的，被萍水的柔波浸得软润，又被老巷子的风熏得暖香，最终凝成了指尖触得到的诗意。

当晨雾还未从杨岐山的眉尖褪尽，南正街的青石板就被第一缕炊烟唤醒。蒸笼掀开的刹那，米发糕的甜香裹着乳白的水汽漫过马头墙的飞檐，铁锅与铁铲碰撞出脆响，把豆芽、红椒与鸡蛋在热油里翻炒成一卷流动的市井诗行。早起的人端着粗瓷碗立在檐下，晨光穿过薄雾落在他沾了油星的袖口，连风都慢了脚步，悄悄

把这一缕鲜辣藏进老巷子的褶皱里。老居民楼的阳台是晒着阳光的诗笺，竹篙上的腊味在冬风里浸出琥珀色的光泽，竹篮里的花蝴蝶在晴日下晕开胭脂似的红，阿婆推开竹匾，把刚晒好的车前草铺成细碎的绿。

萍水河的水波里，晃着整座城的黄昏。岸边的老樟树撑开浓荫，摇蒲扇的老人坐在石墩上，把采茶戏的调子揉进风里，顺着水流漂向远处的桥墩。远处夜市的灯火次第亮起，烧烤的烟火气在风里缠成薄纱，冰杯相碰的脆响落进水里，溅起满河碎星。

原来萍乡的诗意，从来不在遥远的山巅，就藏在每一碗炒粉的热气里，藏在萍水河缓缓流淌的波纹里，藏在每个萍乡人推门而出时，撞进怀中的那一团暖光里。你不必刻意去寻，只要在老巷子里多站片刻，这满城烟火的诗意，便会轻轻落在你的肩头。

我曾以为诗意总要翻山越岭去寻，直到在萍乡的街巷走得久了才懂——它从来不是远方的风景，是你推开家门时，巷口阿婆递来的那半块刚蒸好的米发糕，是老矿灯在暮色里亮起的暖光，是千年前的傩鼓点，和此刻耳边的炒菜声响，在同一片风里轻轻相撞。原来脚下这片红土，早已把所有诗意，都熬成了我们日日相伴的寻常。

婚姻中的自我觉醒与救赎

——吴越短篇小说《破茧》呈现的婚姻现象与意义

敖笑之

近期，读到青年女作家吴越发表在《时代文学》(2026年第一期)的短篇小说《破茧》，笔者颇有些感触。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外面的人拼命想进去，里面的人却拼命想出来。那么，婚姻真的有那么可怕吗？婚姻中的夫妻到底该如何相处，家庭才能和谐幸福？读者或许在《破茧》中可以找到答案。

小说讲述的是年轻夫妻胡东与蒋莉的故事。两人因为不能妥善处理家务和个人兴趣爱好、生活习惯之间的矛盾，甚至弄得刚出生的孩子都差点丢失，好端端的日子，被他们过得一地鸡毛。

胡东与妻子蒋莉同为独生子女，婚前深受各自父母宠爱，懒惰，贪玩，是他们共同的特点。他们结婚后有足够的收入，于是在生了女儿小渔后，爱打麻将的蒋莉辞职当起了全职太太。胡东则爱好交际，经常喝醉酒深夜才回家，即使没有外出应酬，回家也是忙着在电脑上打游戏。并不

多的家务，被他俩互相推来推去，各自的不良恶习，让他们互相心生厌恶。

夫妻俩也充分认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为此他俩就家务和改变生活习惯等方面“约法三章”，并张贴在家里最显眼的玄关处。不过，两人都只坚持了半个月，一切又回归如初。这让他们觉得自己似乎无可救药，进而觉得婚姻是那样的平淡无味。于是，为了解脱家务的困扰，更为了保住家庭的稳定，他们特意请了保姆负责带孩子、做家务，似乎这样一来就再也不会产生什么矛盾了。这也是他俩觉醒和自我救赎的方式之一。可是，因为水电修理工前后两次来家里修理坏了的马桶时，顺手偷走了不少东西，却被他们误认为是保姆偷走的，当即辞退了保姆。这样一来，家务又重新回到了他们身上。他们的生活，仿佛一夜之间又回到了从前。

终于，最富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爱打麻将的蒋莉，不时会把小渔一个

人留在家里，自己则跑到麻将馆去打麻将。有一天，睡在家里的小渔忽然不见了，这让胡东夫妻感觉天都塌了，他们无法接受这样的事情发生，两人本就有些寡淡别扭的关系就此被彻底激化，都感觉无法继续在一起生活下去，想到了离婚。就在他俩快要绝望的时候，租客女教师在平时无人去的顶楼楼梯间找到了小渔。原来，出生仅几个月尚不会走路的小渔，醒来后居然沿着楼梯，独自爬到顶楼楼梯间去了。

《破茧》洋洋万余言，故事简单，家务分工、照顾孩子、打牌、打游戏，作者写的都是生活中的日常，也是很多人正在经历或发生在身边的故事，这样的婚恋题材，与吴越曾经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暗语》如出一辙。当前，适婚男女晚婚甚至不婚的观念流行，大中城市这一现象尤为突出，还出现了“干婚”这样的婚姻怪胎，离婚率也逐年上升，已经成为不容回避的社会现实问

题。难道，婚姻真的就是这样不堪？真的就是爱情的坟墓？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造成这种情况的出现，与部分独生子女在家庭婚姻中的任性、不愿承担家务、不愿生育等现象相关，这是社会个体的主观原因，值得人们深刻反思。作者在小说中试图深入挖掘婚姻生活中的美好、纠结与无奈的处境和情绪，体现了作者对生活和未来的勇敢追问，对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作者通过小说告诉读者，婚姻不仅仅有爱情的甜蜜，还有家庭的责任和义务。

小说最后写道：“贴在玄关处的那张白纸已经无人去在意它，上面的内容已经牢牢印在胡东和蒋莉心里，再也不会忘记。”只有经历，才会成长。至此，这对年轻夫妻经历了生活的琐碎与挫折，终于幡然醒悟，完成了对爱情与婚姻真正的自我觉醒和救赎，从而破茧成蝶，获得了新生。或许，这正是《破茧》的意义所在。

草原

邹丽卿

碧空国色天香
斜阳慢淌、晚风温柔
如一枚熟透的果实

黑黑白白的羊群
享用过多少暮黄昏的风景
每一片新绿
皆从客落入余晖

晚霞里细碎的光亮
还在轻拂着草原
暮色微醺
悄然抱紧万物



梔 子 花

龙安剑

缓缓拉开窗帘，迎着清晨的阳光，目光再次被摆放在书桌上的、一盆绿油油的梔子花所吸引。

这是它第三次从枝干的耷拉萎蔫中，从濒临干枯甚至要终结生命的“绝境”中再次傲然挺立，嫩绿的枝条里仿佛藏着生命的密码，展现着它经历的重重磨难后的勃勃生机。

其实，它本不必忍受这种磨难。在获得它之前，我就已默默地确定了它今后所属的位置——摆在靠窗书桌的右

侧，这样，我坐下后，目光所及处都被一抹新绿占据，让奋笔疾书后疲倦的双眼来一次视觉的缓冲，也使偶尔的无聊寡淡来一次思绪的定格。当然，靠窗摆放对它无疑是危险重重甚至是一场“生死考验”。南方的夏日普遍夹杂着滚滚热浪，尽管在室内，但只要有窗的地方，便无法阻止热浪的侵袭。加上我还时常忘记给它浇水，于它而言更是雪上加霜。

尽管条件是如此不堪——烈日暴

晒与时常缺水，足以让它颓败甚至凋零，可它却一次次死里逃生。即使一部分原因归功于在它颓败之际，我的及时浇水，但我想，这更源自它自身的生命力吧。

生命的奥秘或许就是如此。外部环境的不断恶化，也许会促使它产生更为强烈的生存信念。这种信念，可以抵抗烈日暴晒、可以耐住饥渴。一旦获得了一丁点机会，比如黑夜到来，它无须再受烈日暴晒，又或许我给它

浇了一点水，那么，它就会挺立起来，嫩绿起来。

不知是出于对顽强生命的敬畏，还是出于调节日常生活的无味，我开始给它定期浇水、修剪，开始关注它每一天的生长状况。当它萎焉、枝干耷拉时，我总会有几分懊恼，是否又忘记浇水？当它又枯了少许叶片时，我总会有几分莫名的酸楚，是否它的生命周期将至？是不是它最后一天与我相伴？

半年前，它跟着我辗转奔波，来到了一座新的城市。在新的家里，我置办好书桌，搭好书架，再摆放好它。它依旧在它的位置沉默着，虽然叶片凋零了大半，但我很庆幸——它依然活着！

现在，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梔子花的枝头多了一片又一片绿叶，在阳光下、在光与影的交融里，它像一颗耀眼的宝石，展现着最美的姿态。

致江姐

邓清

书桌上 铜铸的你默然伫立
目光凝成川东群山的脊线
渣滓洞的幽暗里 石阶蜿蜒
青苔覆着铁镣的刻痕
漫天风霜 定格29岁的春秋

竹签刺穿指尖的夜晚
那道脊梁在断骨处一寸寸站起
牢房木床的上方 泛黄合影里
丈夫眉间压着一座未化的雪
幼子睡仁里那粒未落定的星
而你久久凝视
直到星火沉入眼底
一滴泪在红岩剖面凝成矿脉

你以竹签为笔 棉灰为墨
在残纸边角写下最后几行
字字烙进骨血
愿云儿踏平父母未竟之荆棘
而今我拾级而上
每一步 都触到石缝间
铁镣沁出的凛冽寒意

就义前 你俯身凝望那面
尚未织就的红旗
把囚室的暗 一针一针
缝进黎明的经纬
你捻长夜为芯 将自己点燃
那簇星火 仍烫着我的目光

这尊铜像静立人间
像一支始终燃着的灯芯
当指尖轻触红旗上
你用最后一根丝线绷紧的五角星
一缕微光落进我掌纹
百年风霜漫过
那粒火
至今在我掌纹里 走动

“暖心哥”，你好！

——致“中国好人”夏云剑

吴楚郡主

人们都叫你“暖心哥”
这是最亲切、最动人的称呼
“中国好人”“十大最美救护员”“十大公益好人”……
一连串的“国字号”殊荣
是对你最完美的诠释

“暖心哥”，你好——
人们不会忘记
你以法律援助的利器
助力他人挽回数千万元损失
你以急救救护技能妙手回春
让138人在危急时刻重获新生
你以心理疏导的神奇力量
让蒙尘的青春在阳光下绽放芳华
……

“暖心哥”，你好——
你一路奔波在公益路上
燃烧自己，照亮他人！
你是一个动人的传说
是一朵美丽的太阳花
永远温暖地
盛开在赣西大地

风入松·吟杨岐山

刘淑华

武功余脉绕岐山，风入松泉。丹枫凝赤云烟笼，古柏翠、青鸟回旋。方竹斜筛塔影，清吟徐步池边。
闲敲疏磬念前贤。赋兴争传。禅心中外承玄旨，悟真如、灯耀千年。几度晨钟暮鼓，此间觅得壶天。

七绝·题紫藤萝（外一首）

龙绍华

蔓卷青云锁翠烟，花垂璎珞缀流年。
静涵生命长河意，喜报东风一屡鲜。

七绝·酌沉浮

春颐细品世途悠，漫把荣枯作浅酬。
且学东坡心自阔，一蓑烟雨任沉浮。



今彩萍乡客户端

欢迎关注金鳌洲文学副刊

本版投稿邮箱：1322088337@qq.com